

詩

集

傳

詩集傳卷第十一

祈父之什

小雅

祈父刺宣王也

祈父子王之爪牙胡轉子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司馬掌封圻之兵書作圻父宣王之末敗於姜氏之戎爪牙之士爲是怨之歟恤憂也

祈父子王之爪士胡轉子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聽胡轉子于恤有母之口饗食

亶誠也尸主也饗祭食也士憂兵敗身沒不得還守祭祀而使母獨主祭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宣王之世賢者有不得其志而去者君子思之曰白駒人之所願乘也苟其肯食於我場我將繫維而留之今賢者既已仕矣而莫或留之何哉故於其去也猶欲其於是逍遙逍遙不事事也雖逍遙猶愈於去耳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

人於焉嘉客

客亦非執事者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遊勉爾遁思

黃白曰賁旣去矣而猶欲其復來故告之曰子苟來也將待爾以公侯其爲樂顧豈少哉曷亦慎爾優遊而勉爾遁以來從我乎慎戒也勉強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來而莫之顧則去而入於空谷甘於生芻人之  
望之如玉之絜也君子於是知其不肯少留而  
猶欲聞其音聲故告之曰無貴爾音而有遠去  
之心愛之至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  
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集木而啄粟者鳥之性也士之願仕於朝而食  
於祿亦猶是矣今而却之彼亦有去而已矣夫

去非士之患也使天下之士從此而逝則人主之患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父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忝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此詩甥舅之諸侯求入爲王卿士而不獲者之

所作也故曰行於野而求死雖被帝之擄猶可  
以息於其下而況其非擄也哉人君之用人苟  
有益於國將無適而不取今王獨弃其昏姻之  
人而不用何也則亦歸復吾國而已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  
畜言歸斯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舊姻求爾  
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蓬菑皆惡菜也特匹也大臣君之匹也成當作  
誠宣王弃其姻舊而求新特夫苟可用豈必新  
之是而舊之非歟雖然如是而獲富可也誠不

以富則亦祇以爲異而已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考成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  
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干澗也猶圖也澗流秩秩窮之而益深南山幽  
幽入之而益遠旣言宮室之盛如此則又言其  
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宣王與  
其兄弟居之又皆相好而無相圖者是以居之



而安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似肖也爰於也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故築其宮室將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約縮版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椽椽杵也橐橐杵聲也芋大也亦作吁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

且大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  
躋

此章言其堂也其嚴正如人之跂而翼翼其恭  
也其廉隅如矢之急而直也其峻起如鳥之驚  
而革也其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君子於  
此升而聽朝焉躋升也白雉五色曰翬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嘒嘒其冥君子攸  
寧

此章言其室也殖殖乎其庭廡之高也有覺乎

其楹之直也噲噲乎其正晝之明也噦噦乎其  
夜冥之深廣也君子於此休息而安身焉噲噲  
猶快快也噦噦猶晦晦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  
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莞蒲也簟竹也寢既成設莞簟而寢於其中起  
而又占其夢此所以知其國家脩治閒暇之極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  
祥

熊羆毛物陽之祥也虺蛇鱗物陰之祥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噶  
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寢之於林尊之也衣之以裳下之節也弄之以  
璋尚其德也噶噶大聲也天子朱芾諸侯以黃  
朱子之生於是室者非君則王也是以皆將服  
朱芾煌煌然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  
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寢之於地卑之也裼裼也即用其所衣而無加  
也韓詩作褻弄之以瓦質而無飾也儀善也有

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憂則可矣罹憂也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羊以三百爲羣其羣尚多也得爲無羊乎牛之牯者九十非牯者尚多也得爲無牛乎黃牛黑脣曰牯聚其角而息濺濺然伺而動其耳濕濕然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鰈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訛動也何揭也蓑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物類也異毛色者三十故牲無不有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有餘力則取其薪蒸合其牝牡而牧事盡矣矜矜兢兢堅強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升升牢也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言其擾也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旄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

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漆漆

牧人有事于陸耳今又捕魚于水水陸皆有獲  
焉此所以爲豐年也龜蛇曰旒鳥隼曰旗龜蛇  
陰物也鳥隼陽物也陰陽備故爲室家漆漆  
漆衆也宣王之中雅皆以政事之大小爲先後  
故首之以征伐田獵次之以官人又次之以宮  
室畜牧而美刺不與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父周大夫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  
如惓不敢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

節高峻貌也師太師也尹尹氏也惓燔也卒滅  
也斬絕也監視也民之視尹氏如視南山言無  
不見也見之者皆爲之憂心如燔特畏其威而  
不敢言然尹氏卒不知國之將亡至於滅絕而  
猶不察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  
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慙莫懲嗟

山之實草木是也薦重也瘥病也慙曾也山之



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譴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氏本也毗輔也弔愍也空窮也師衆也尹氏居高任重而不享天心苟昊天之所不愍則尹氏宜有罪矣而曷爲又窮我衆人哉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  
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膺仕

仕察也罔欺也夷平也已止也殆危也膺厚也  
不身蹈之而欲民之信之民不女信也不知而  
不問不審而不察欲以欺之曰吾則能之君子  
亦不可欺也曷不試乎爾心而止爾不善無使  
爲小人之所危乎凡姻婭之人而必皆膺仕則  
小人進矣

昊天不傭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  
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備常也鞠盈也訥訟也惠順也屈止也閔息也  
違遠也以爲昊天不常而降此謗訟歟非也君  
子如止其爭心則爲訟者之心闕矣以爲昊天  
不順而降此乖戾歟非也君子苟平其心則惡  
怒者遠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  
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病酒曰醒成平也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禍  
患之生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  
而不務人人自治其政皆轉以相付其卒使民

爲之受其勞弊而後已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威足蹙靡所騁

畜馬者求其行也今雖有四牡徒好其項領而不爲用非不能行也曰我觀四方蹙蹙褊小無所施吾騁矣蓋言小人在上雖有賢者而莫能容無有爲之用者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旣夷旣懌如相疇矣

茂勉也相視也方其勉於爲惡也如將相賊者視其矛矣及其解也如相與醕酢者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昊天不平尹氏之德故使王不獲安然尹氏猶不自懲乃反怨人之正已者言其爲惡無有已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訕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究窮也訛化也畜養也家父作此詩窮王之所以致天下之謗訟者曰由尹氏不平之故故使之改其心以含養天下以觀其治否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  
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痲憂以痒

正月夏之四月也將大也京京憂不去也痲痒  
皆病也四月純陽用事而繁霜降大夫憂之以  
爲此王聽用訛言之罰也訛言之害大矣然衆  
不以爲憂也獨我憂之而已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  
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瘡病也莠不實也小人傾詐外爲美言以欺世  
內爲僞言以害君子反覆無愧使我憂心愈愈

日以益甚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

憂心惛惛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惛惛獨憂也祿福也幽王刑殺無辜而并及其臣僕君子知人之不堪命故告之曰王視烏之所止者誰之屋歟有以飲食而無畢弋之患烏之所止也奈何以刑御民使無所措手足哉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不勝有皇上帝伊誰去憎

侯維也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

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虐於天下大家世族散  
爲皁隸亦猶是也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夢夢  
若無能爲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蓋天地  
之間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此治亂禍  
福之所從生也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  
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  
天定亦能勝人而老子以爲天網恢恢疎而不  
失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  
耳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



老聃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人謂山之卑者爲岡陵而已意其不能有所險阻然岡陵未嘗不爲難也譬言如訛言之人豈可  
以爲無害而莫之懲乎然王曾不以是爲慮老  
成之人徒召而訊之以占夢曰予旣聖矣安所  
復問得失烏之雌雄形色無辨人莫能知之幽  
王君臣皆自謂聖人譬如烏之雌雄也或曰以  
山爲卑而爲岡陵於其上譬如讒人以人罪爲  
未足而又加之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踳維號斯

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苟曲也躋重足也倫道也脊理也蜴蜥蜴也君子之處於世小心畏慎未嘗敢肆天雖高不敢不苟地雖厚不敢不躋畏其傷之也夫爲此言則過矣然亦有倫理非妄言也哀今之人胡敢爲虺蜴之行曾無所畏哉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抗動也仇仇偶也君子仕於亂世而困於羣小譬如特苗之生於阪田風雨動之如恐不勝者

故尤之曰方其求我以為法也如恐失我耳及與之終日相執仇仇相偶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正政通厲惡也褒國也姒姓也幽王之嬖后也威亦滅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弃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子無棄爾輔負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輔所以助輻者也輸墮也負益也幽王日爲淫  
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者君子永思其終知其  
又將有大難故曰又窘陰雨幽王不虞難之將  
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爵輔君子求助於未  
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子  
則無及矣故教之以無棄其輔益其輻顧其僕  
以求不墮其載告之而不信故又曰終踰絕險  
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  
慘念國之爲虐

君子立於衰亂之朝譬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  
雖欲潛伏而無以自蔽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  
兮憂心慙慙

云旋也慙慙痛也小人以利相求故其鄰比昏  
姻相與膠固爲一而君子子然無朋也

此此彼有莖藪藪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祿  
哿矣富人哀此惻獨

此此小也藪藪陋也哿可也此此者有居藪藪  
者有祿小人得志之謂也民方無福故天之天

孽並出而祿喪之富人猶可勝也惇獨甚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爲十月之交兩無正  
小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詁訓傳而遷  
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  
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  
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爲厲王者也使幽王  
之世師尹皇甫番與鄭桓先後在事褒姒以色  
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

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爲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交日月之交會也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

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故君子醜之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行道也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憖莫懲

令善也山頂曰冢萃崔嵬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



史蹶維趣馬橘維師氏艷妻煇方處

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采蹶橘皆氏艷妻褻似也煇熾也七八者皆褻似之黨故及其熾而並處於位然六人各有常官而皇父兼擅羣職故以卿士目之周禮有太宰小宰宰夫家伯維宰未詳何宰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時是也下荒則汙上荒則萊戕殘也皇父不知爲政然未嘗自謂我不是也作而害民民怨之

矣然猶曰予未嘗殘民禮則當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憝遺  
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向皇父邑也亶信也侯維也憝強也皇父自謂  
聖矣然其建國而擇三卿信維多藏之人耳以  
卿士出封而周之老與其富民無不從者言恣  
而且貪也民富者乃有車馬耳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  
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囂囂衆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專也競力也無

罪猶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故曰下民之孽非  
天之所爲也嚶嚶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相憎  
專力爲此者人也而豈天哉

悠悠我里亦孔之痠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  
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傷我友自逸  
里居也痠病也羨餘也徹通也天命之不通我  
知之矣然而不敢効其友之自逸所謂知其不  
可而爲之者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  
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  
以鋪

駿長也舍置也淪陷也胥相也鋪徧也幽王之  
亂民之無罪而被禍災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爲  
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  
既已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  
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  
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  
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此其所以爲雨無正

也雨之至也不擇善惡而雨焉幽王之世民之受禍者如受雨之無不被也夫雨豈嘗有所正雨哉此所以爲雨無正也而毛氏不達故序以爲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此則是詩之所不及也

周宗旣滅靡所戾止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周宗姬姓之宗也正大夫大夫之爲官長者也三事大夫三公也戾定也勩勞也幽王暴虐無

親宗族破滅大夫離散獨三公諸侯在耳而亦  
無肯勤王者君子庶幾王以是懼而爲善然反  
益爲惡而不知已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  
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辟法也幽王日益不悛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  
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  
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旣已憂之則又告其羣臣  
使皆敬其身庶幾輔之者衆王猶可得免耳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執御慘慘日瘁凡百君

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戎兵也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暫御侍御也幽王陵虐天下君子知其將有兵難故憂之曰苟兵難既成王雖欲退而休之不可得矣兵連而不解民且不能稼則又將有飢患飢患既成王雖欲進而攘之亦不可得矣此勢之所不免而禍之必至者也然獨其侍御之臣憂之耳羣臣莫以告王者徒告之以道聽之言而求其荅之譖愬之言而求其退之耳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

如流俾躬處休

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舒可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于往也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世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余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



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  
王之無臣與已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遷於王  
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憂思泣  
血患其出言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之  
曰昔爾之去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  
章章六句

詩集傳卷第十一

詩集傳卷第十二

小旻之什

小雅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遘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敷布也回邪也適辟也沮止也印病也言天禍  
迅烈遍於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  
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滄滄言相和也訛訛言相詆也底至也伊于胡  
底未有所定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卜筮數故龜瀆而不告謀者多無斷而行之者  
故其功不成故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盈庭皆

言尚誰敢指其是非者哉譬如欲行而不先爲行邁之謀隨人而妄行是以終不得其道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程法也經常也潰遂也築室于道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心不同而皆聽焉是以不能遂成也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止定也政淫則民德無所定廡大也肅艾哲謀聖五者書之五事也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

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爲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淤腐者從之而行苟不疏其源而潴畜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矣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小人智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在目前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遠在歲月而不知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臨淵恐墜而履冰恐陷善惡  
國者常如是矣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  
寐有懷二人

宛小貌也翰羽也戾至也明發旦也二人文武  
也宛然鳴鳩而求戾天難矣小人而責其繼文  
武之功亦難矣是故君子憂傷而念其先王有  
懷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齊正也克勝也彼昏斥幽王也又復也天命之去人不復反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菽藿也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菽生中原民無有不獲采者螟蛉之子蜾蠃負之以爲己子無難也今王豈以天下之衆爲王有邪亦將有取而教誨之者矣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題視也脊令飛鳴不能自舍君子之勤於事不舍日月者以自況也故告王以夙夜勉強庶幾不忝其父祖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桑扈竊脂也率循也填盡也岸亦獄也卜予也或曰卜之言試也君子之不爲不義出於其性猶竊脂之不食粟雖欲食而不可得也特以其



居於亂世而填盡寡弱無以行賂則其陷於岸  
獄也固宜曷不握粟而往試之彼乘苞何自能  
食穀哉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  
兢如履薄冰

此君子遭亂憂懼之辭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刺幽王也

毛詩之序曰太子之傅作焉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

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弁樂也騫卑居卑居雅鳥也雅鳥小而好羣提  
提羣貌也穀養也罹憂也幽王娶于申生太子  
宜咎又愛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  
將殺之鳥猶不失其類民猶莫不相養而太子  
獨不容於王曾彼之不若是以號天而訴之也  
蹶蹶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  
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蹶蹶平易也岐周之道道之平者也鞠窮也夫  
婦之相安父子之相愛亦天下之所共由今獨

廢而不行故其憂之深也愁思也疾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  
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依安在

屬離皆附也辰日月所曾也桑梓久而不斃見  
父母之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瞻  
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離屬乎  
不然我生之辰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萐淠淠譬彼  
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蜩蟬也嘒嘒聲也漙深貌也淠淠多也柳茂則

多蟬淵深則多葦言物之大者無所不容而王  
獨不容其子使漂然如無繫之舟不知其所極  
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雛尚求其雌譬彼壤  
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伎伎舒也雛鳴也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  
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親之不可去非獨以  
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弃后而逐太子兀然  
如壤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

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相視也投掩也先先投者而覺之也行道也墮  
瘞也君子幽王也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  
矣析薪枕矣含彼有罪予之佗矣

太子失愛於幽王有讒之者則受而行之不復  
徐究如獻酬之無不受也伐木者掎其顛析薪  
者隨其理猶不欲其摧敗今王之遇太子曾伐  
木析薪之不若太子無罪而妄加之也佗加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

逝我梁無發我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浚深也由從也山高矣而人猶登之泉深矣而人猶入之今王輕用讒言豈謂人莫獲知之歟將有屬耳于垣而聽之者矣旣以此告王又恐褻似伯服之害其成業故告之以無敗梁筍猶谷風之義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恤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恤予慎無辜

懽大也已泰皆甚也慎謹也君子困於讒人故  
訴之於天曰天之於人曰父母然今我無罪而  
遭此大亂何也政已甚虐矣亂已甚大矣子無  
罪而天不弔何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  
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僭不信也涵容也祉福也遄疾也沮止也小人  
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  
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  
之然後亂成君子以爲不幸而至此矣若人君

一日覺悟大有所誅賞如楚莊齊威之事則亂  
猶庶幾可止也小姦之頌曰予其懲而宓後患  
莫予荍蜂自求平螫成王周公之釁比下之悟  
亦嘗有所誅戮也哉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  
甘亂是用餒匪具止共維王之印

春秋之際君臣相疑則盟讒人構其君臣利在  
不究其實君遂從之而徒以盟誓相要此亂之  
所以日長也盜者伏而得之之謂也讒人之誣  
君子曰吾能得其隱衆莫知也而君遂信之此



小人之所以恣行也餒進也讒人之言必有以  
悅人者人君而味於甘言此小人之所以獲進  
也止職也卽病也言小人不守其位維爲讒以  
病王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躍躍僬僬遇大獲之

奕奕大也秩秩有叙也莫定也僬僬狡兔也奕奕  
寢廟天下之正居也秩秩大猷天下之達道也  
居天下之正居行天下之達道他人之心可得  
而度也雖有僬兔行於隱伏將有爲我獲之而

至者苟守吾正則天下之情畢見於前矣安用  
旁窺而竊伺之以讒人爲己耳目哉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  
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木之可揉者君子樹之言之可行者君子數之  
往可行也來不可行也君子不用也來可行也  
往不可行也君子不由也今小人蛇蛇然徐爲  
大言徒出於其口而已中無有也巧言如簧顏  
雖甚厚其中未必不愧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旣微且

種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時有是人也水草之交曰麋拳力也肝瘍爲微  
腫足爲種猶謀也將大也其謀旣大且多其徒  
幾何而能然哉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  
從維暴之云

艱嶮也梁橋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之  
友有與偕譖之者從之以過蘇公而不入見故

并譏之此詩主言何人而曰刺暴公者譖出於  
暴公而何人與焉以暴公爲不足刺而刺何人  
則亦所以刺暴公也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  
如今云不我可

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  
人不畏于天

陳堂塗也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

梁祗攬我心

飄風暴風言其去之速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盱病也安行則當止舍速行則不暇脂車矣反覆究之而不得其情故曰一來見我於女何病哉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祗也

易悅也祗安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箎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土曰壎竹曰箎與女義如兄弟和如壎箎勢相次比如物之在貫女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誠不我知也則出犬豕雞三物以詛之可也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蜮短狐也覩姑也姑醜也鬼蜮皆能陰害人而不可見今與女相視無窮奈何爲此禍哉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

巷伯寺人也

斐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斐斐文相錯也貝錦錦之貝文者也譖人之構君子其所以集成其罪者猶織者縷縷相錯以成爲錦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哆侈皆張也南箕非箕也因其有是形而命之耳譖人之誣君子亦必因其近似而遂名之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緝緝翩翩多言貌也君子相告以慎言恐譖人誣之以不信也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爾遷

捷捷幡幡亦多言貌也遷改也與譖人處苟與之誠言夫豈不受哉既而改之以告人耳

人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好好樂也草草憂也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



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楊園園名也畝丘丘名也猗加也作起也將之楊園其道必從畝丘以言讒人欲譖大臣亦自小臣始是以孟子起爲此詩以告君子使皆聽之以自防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

樂女轉棄子

風雨之相須猶朋友之相濟幽王之世天下俗薄朋友窮達相棄故以刺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子于懷將安將樂棄子如遺

頽風之焚輪者風薄相扶而上亦猶朋友之相將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習習之風草木之所以生也崔嵬之山草木之

所以養也然不能使草不死木不萎者天地之功猶有所不足奈何忘我大德而獨思我小怨哉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刺幽王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長大貌莪羅蒿也羅蒿可食而蒿不可食采莪者將以食之譬如生子者將賴其養也幽王之世孝子行役而遭喪哀其父母生已之勞而養不終如采莪者之得蒿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蔚牡敢也

餅之罄矣維壘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餅小而壘大使餅至於罄者壘之恥也使民至於窮而無告者亦上之恥也鮮善也人皆以生爲善孝子之不獲終養者以爲不如死也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恤憂也入而不見則若無所至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鞠養也腹厚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  
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虐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聞飄風烈烈  
律律其可惡也發發弗弗其可疾也穀養也卒  
終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

毛詩之序曰譚大夫之所作也

有饒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

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潛焉出涕

饒滿也飧熟食也掾長也棘匕所以載鼎實也  
幽王不恤諸侯賦役繁重下國困竭君子思先  
王之世諸侯富足其簋之飧饒然其鼎之匕掾  
然當是時也周之所以取於諸侯者平均正直  
凡今之君子猶及行之小人猶及見之至於幽  
王而遂不然是以顧之而出涕也

小東大東杼軸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  
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糾糾䟽貌也佻佻獨行也既盡也自周視諸侯

皆東也小大皆取於東東人之杼軸空矣然周人猶莫之恤曰猶有葛屨則可使履霜矣猶有公子則可使行於周道矣公子國之貴也於是則盡竭其所有以往盡輸之以來而中心病之也

有冽沆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冽寒也側出曰沆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亦作癉勞也薪已艾矣而復浸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

則庶其息而安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來勞來也言勞佚之不平也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舟人水居而服熊羆之裘所服非其所有也私人無籍於王室而試百官所事非其所職也言紀綱敗壞無不失其舊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韜韜佩璲不以其長

有醉於其酒者有不得其漿者然其所厚未必賢也故曰雖則佩玉盛服而非其長過人也韜



韞佩玉貌也璿瑞也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盼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君子告窮而不敢正言故爲隱焉而使自察之其言王雖在上而無能明者則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監視也言東人空其杼軸而輸之王王曾無以報之則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

襄不成報章跂隅貌也襄駕也自旦至莫七辰  
辰一移此所謂七駕也人之織也其緯往而復  
反此所謂報章也星之駕也西而不東此所謂  
不成報章也言東人盡其車牛以輸其職貢勞  
弊於道路則曰眊彼牽牛不以服箱以爲維是  
獲免耳眊明也牽牛河鼓也服較也箱兩較間  
也言王之百役皆取於東則曰東有啓明西有  
長庚啓明長庚皆太白也言東人飲食旣竭雖  
有其器而無所用之則曰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畢所以掩捕鳥獸也言其器雖在而皆已破弊

則曰維南有箕不可以歆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徒有其器而無其實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翕合也有箕而合其舌無所揚也言東人勞苦而爲之西人暇豫而取之則曰維北有斗西柄之揭斗雖北之有也而西實揭其柄柄者所操以取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徂往也四月始夏而六月暑遂往矣言周之治

世未幾而亂作也是以君子自傷生於亂世曰  
先祖非人哉而忍生我於是此所謂窮則反本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一也  
皆無所歸怨之辭也其實以爲非其罪也

秋日淒淒百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冬日烈  
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腓瘼皆病也夏旣徂矣則秋風至而百草病先  
王旣沒民被幽王之患有亂離之病矣而未知  
其終所適歸者故繼之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言其未必至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梅栗有實之木也人以其有實也朝夕取焉是以廢爲殘賊而莫知其所以獲罪言幽王暴而剥下下無宇民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一泉之水無以紀之則清濁不可常矣幽王失道諸侯放恣天下治亂莫能相一亦猶是也夫欲治是也必先自治今我尚日構亂而安能善彼哉是以思得王者以紀諸侯如江漢之紀衆

水使天下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盡瘁以仕而  
上有有之者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薇  
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鶉鵂也桋或作美幽王之亂天下逃散非鶉非  
鳶而高飛非鱣非鮪而深潛故大夫有退而食  
薇薇甘杞美以免於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憐  
天下之志非以爲其身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詩集傳卷第十二